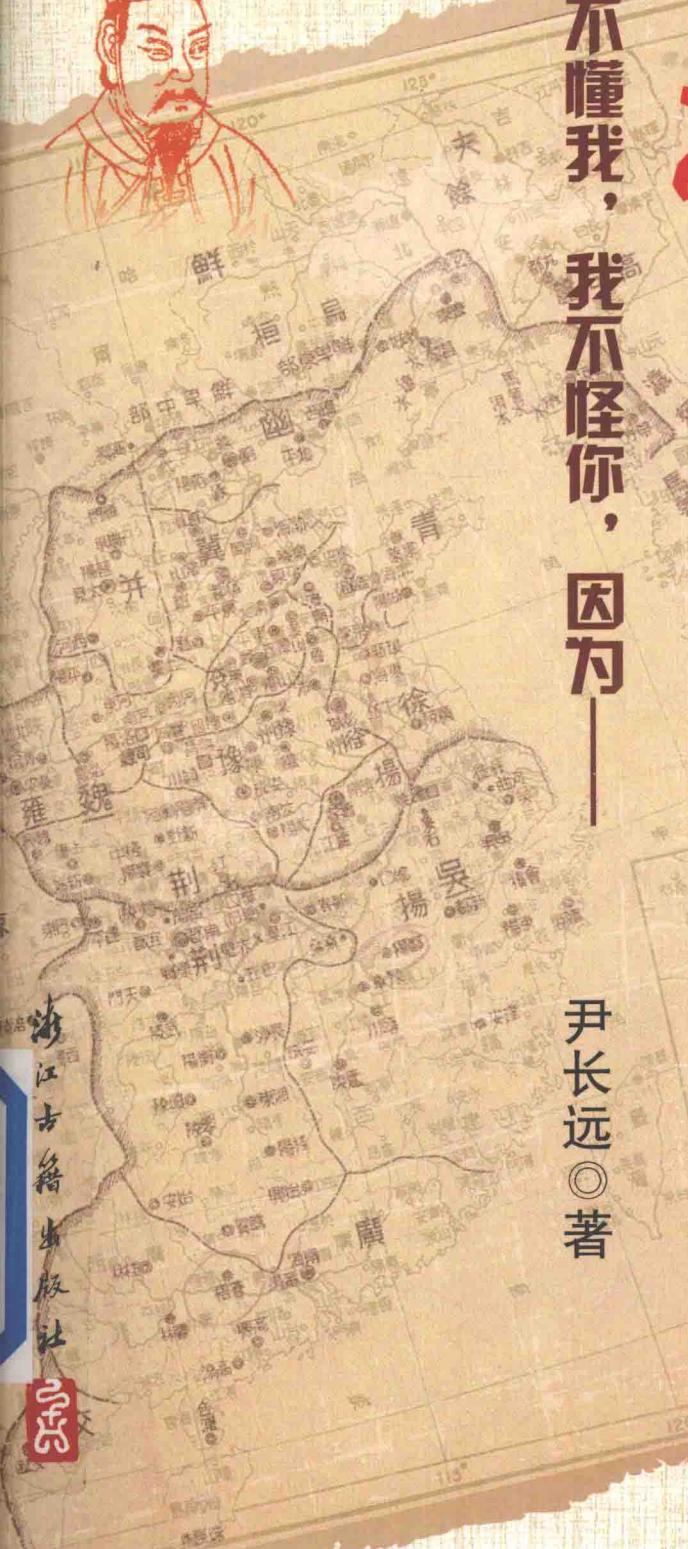


大三才圖會

你不懂我，我不怪你，因为——

尹长远◎著



我
是
曹
操

尹长远◎著

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是曹操 / 尹长远著. —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
2011.12

ISBN 978-7-80715-780-9

I. ①我… II. ①尹… III. ①曹操 (155 ~ 220) —传
记—通俗读物 IV. ①K827=3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239894号

我是曹操

尹长远 著

出版发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

(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电话：0571-85176986)

网 址 www.zjguji.com

责任编辑 陈小林

封面设计 偏偏书衣

插图绘制 同 真

激光照排 杭州真凯图文设计制作有限公司

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12.75 插 图 20

字 数 170千

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

印 次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80715-780-9

定 价 2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



目 录

CONTENTS

一 出名要趁早

001

拳脚相向的时候，我还在想，桥玄那天骑在驴上，忧虑地对我说，做人难，想做名人更难，想做一个名垂千古的名人难上加难！我當時最想說的就是：你大爷的！

二 迷信是这样炼成的

009

托桥玄的福，谣言仍旧在有条不紊地继续。

王俊说：天下将大乱，能安济天下者，非曹操莫属。

李瓒说：我打算跟随曹操，还带上我几个不成器的儿子。都别拉我，谁拉我我跟谁急！

何颙说：汉室将倾，唯曹操一己可支。

许劭说：桥玄老矣，将妻女相托于曹操。

.....

迷信，就是这样炼成的。



三 冲动的惩罚

017

没过多久，在我们溜达到北宫的围墙边上时，“扑通”一声，前面从围墙里面扔出来一样东西。那东西黑糊糊的，彼时天色已晚，看不太清楚。袁绍弯腰凑近仔细一瞅，随即“啊”的一声，瘫坐在地上。

我上前看了看，是个人头，何进的。

唉，冲动的惩罚啊。

肯定是张让干的，袁绍说。说着还拇指一竖：有种！

四 猪也是有理想的

026

生而为人，都有理想。没有理想的也有，那不是人，是猪。

其实猪也是有理想的，那理想就是可以一直不长大（估计真那样，可能会死得更惨）。

江东吕蒙的理想，就是可以亲手杀了名满天下的关羽，后来他实现了他的理想。而我觉得其实不能算，关羽那时已老了，一个传奇，就算没人触碰，时光久远后，他自身也会有终结的一日。

五 猴子总动员

036

在队伍行到半路的时候，不知道是谁先起了个头，说长尾猴曾经有一天酒醉后笑话过白脸猴，说白脸猴那脸白的跟蛋壳样；白脸猴听后十分不悦，就说长尾猴那尾巴长的就像在后面牵拉了根屌似的，卷起来的时候就像是一坨屎；卷尾猴听了白脸猴这话，不乐意了，我招谁惹谁了，你那脸长的跟人脸似的，还好意思说我；狐猴听到这话后十分生气，人脸怎么了，我的脸就长的像人脸，但我不是人，我知道要脸，不像现在的一些猴，整天绷着个脸，看见驴爬树也不会笑的，一天到晚都一脸死了爹的样子；树熊猴听到后火了，



我绷着脸怎么了，我不笑是因为这世上没有什么可笑的东西，不像某些猴似的，一天到晚有事没事地尽瞎笑，就像个二百五；笑面猴听到也火大了，我笑怎么了，你爹死了，就不准别猴笑？……于是在半道上，众猴就开始打起来，完全忘记了老虎是怎么欺负它们的同类的了。

桥玄说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乌合之众是永远成不了气候的。

六 疯狂的石头

045

这就是传说中的传国玉玺，质地是那么的温润，色泽是那么的绚烂。

光就石头本身而言，它就足以迷惑你的心智。

其实石头本身没有是非曲直，有曲直的是人心，是欲望。

袁术的欲望，大概就是在得到玉玺的那一刻被点燃起来的，他不再理会袁绍的神神道道，抱着玉玺就跑到南阳去了。

袁绍知道这事后非常生气，自此，兄弟反目。

七 鹬蚌相争，渔翁饿死

055

张邈没有弄懂，渔翁之所以静坐，是因为他已经吃饱。他有那样的实力，坐着鹬蚌相争。而你还没有吃饱就坐在原地不动，早晚有一天会饿死。

等到最后，或许是鹬招来了同伴，一起将蚌吞食；或许是蚌招来了同伴，将鹬拖至深海；又或许，鹬蚌挣扎中强壮了身体，双方都日益壮大了自己，随后同时摆脱了对方的束缚，就此罢兵言和。唯有渔翁两手空空，只好落寞地回家。



目

录

八 我把青春献给你 065

如此这般，献帝刘协一天天长大，就这么将自己的大好年华拱手奉献给了上述诸位。

那个时候，我还在想，如果有一天，刘协也想学我，忍不住想写本回忆录，书名我都替他想好了，就叫——我把青春献给你。

可是后来，我没有给他机会写回忆录。那是后话了。

九 爱情就是两个人好 075

我便问许褚和典韦，你们说，什么叫爱情？

他俩顿时傻眼了，没有想到我会问这么一个操蛋的问题，于是开始挠头。挠了好久，许褚恍然大悟，爱情不就是两个人好嘛。说完，有些洋洋得意，转头冲着身边的典韦傻笑，典韦娇羞地看了许褚一眼，两人同时忸怩含羞地低下了头。

这一幕，看得我的胃止不住地抽搐。

不过许褚这说法话糙理不糙，爱情，可不就是两个人好吗？

十 狼肉的诱惑 085

可待翌日天亮起程时，刘备到后院牵马，见一妇人倒在厨屋，身上的肉被尽数割去。刘备这才恍然：昨夜吃的，竟是刘安的妻子！

刘备说完，潸然泪下，随后哽咽地拍着胸口，乡野村夫，对我是有些崇拜，但何至如此啊？

我看着他油花花的嘴，禁不住一阵阵地犯着恶心。

这样的仁义之君，连狼肉和人肉都已分辨不出。对此，我想说的是，人，是可以无耻到这种地步的。

十一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

094

看来陈宫过得不好啊，我有些不安。为求心安，接着我叫来了宫廷点歌小姐——在此点上一首歌，送给远在徐州的陈宫，愿他天天开心，永远快乐。由于陈宫不在现场，因此此歌暂由陈登代收。歌名是——只要你过得比我好。

人就是这样的，若是一心想寻求心理安慰，总是会有办法的。

十二 有病请吃砒霜

106

世间有什么药可以包治百病？

许多年以后，我躺在病榻上，问了华佗这个问题。

华佗当时正在碾药，不紧不慢地回了句：砒霜。

我想了一宿才想明白，人只要是活着就会有病，疾病、心病等等，不一而足。总而言之，是人都会有病。但如果人死了，也就什么病都没了。

十三 我爸是许攸

117

那孩子不但没有害怕，反而气定神闲地对视着人群。

众目睽睽之下，他俯身摸了摸他的马蹄，心疼地说道，看把我新钉的马掌都给硌歪了。

这一幕激怒了过往的民众，大家纷纷围拢过来。

这孩子抬头一看这么多人，就有些气愤：看什么看！有本事可以去告我，我爸是许攸！



目

录

006

十四 做人要厚道

127

关于乌桓的单于蹋顿，我始终认为是个厚道的人。

厚道的第一标准就是，做人得讲道理。

蹋顿就是个非常讲道理的人。在他的治所内，子民们每年都要定期向他交纳牛羊或兽皮，这是当地赋税的一种，非交不可。如若你逾期未交，蹋顿也不会生气。我说过，蹋顿是个讲道理的人，他会很和气地给你另外一种选择——把你的老婆交上来。

十五 饿死的都是种地的

138

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，待你遍览世间风景，会发现一个很是怪异的现象——读书的不一定识字，做官的不一定知法，行医的不一定会治病救人，行商的不一定知道奇货可居……

诸如诸葛亮，他是个种地的，然而他却不会种地。而后来的事实证明，不会种地也是饿不死人的。可悲的是，但凡是饿死的，往往偏偏都是会种地的。

这个世界，就是存在着如此这般的浑蛋逻辑。

十六 冬天里的一把火

148

黄盖的一把火，借着东南风的风势，瞬间点燃了战船。所有的战船都被铁锁连在了一起，一个都跑不掉，慌乱之中，我连胡子都烧焦了，于是只好弃船登岸，然后一路狼狈逃遁。

就是这么一把火，烧焦了我的胡须的同时，也烧碎了我一统天下的梦。我终于尝到当初袁绍的滋味，烧袁绍的那把火倒还罢了，烧我的这把火竟然是在水上烧起来的，怎能不让人觉得憋屈？

十七 撒尿别忘锤子

158

记忆中，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地冷。冷得士卒们每日都龟缩在营帐里不肯外出，每次外出撒尿，都要人手拎一个锤子。天冷，滴水成冰，每次方便完之后，都得用锤子敲掉。

在那段时间里，看见有人出去就要提醒，别忘了，你的锤子。久而久之，见面打招呼也是如此，老远看见一个人，一拱手，锤子！就是告诫对方保重的意思。

十八 好人难有好梦

168

刘璋献城时，城内尚有精兵三万，皆拼死抵抗，粮草亦足可支用一年，但刘璋怕殃及百姓，执意投降。

我说过，这是个好人。

但是，好人又能怎样？有几个好人落得了好的下场？

十九 纠结的真相

177

一件事，如若没得选，最好还是不要知道答案。

这个道理我懂，多年前就懂，可时至今日，有了切肤之痛，突然就难以接受。

贾诩说的对，敦厚纯良又能怎样？宅心仁厚又有什么用？

贾诩的意思已很明显——你越接近答案，你越会坚持自己的选择。

既然如此，何苦再折磨自己？

后来我对许褚说，忘记那天晚上你所说的话，我也要忘记，我们应当是一起喝了场大酒，醉了之后，说了一番胡话，酒醒后，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

至于真相到底是什么，我已不想知道。

二十 生活只是个玩笑

186

这一生太短了，短得连好多事、好多人想说叨说叨都来不及。

这一生又太长，长得一眼望不到尽头。

是长是短，总有尽头。而此时，我便觉着要到尽头了。

我唤来近侍，拿了笔墨来，我想趁着现在脑子还没糊涂，给后人留下只言片语。本想说些豪言壮志，诸如“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”之类，可想想又觉得有些矫情。不仅矫情，而且是那么的苍白无力。

既然如此，那还不如说点实际的，说不定对于年轻人还不失为一种帮助。

于是就着昏暗的烛光，我开始写——

一 出名要趁早

|||

从摩陂回洛阳的路上，我就觉得不行了。

一路上，老是咳嗽，而且胸闷得难受。随从都急慌着沿途寻找草药，掀开轿帘看见他们没有主见的样子，有股莫名的悲哀浮上心头。同样是人，都是一个鼻子两个眼，为什么他们总是让人不放心。

饭桶，都是饭桶。

算命的说我近日不可见血光，否则会有血光之灾。我便吩咐下去，近日不可杀生。

当挖药的药工挖出那株血淋淋的草药根时，我知道，大限到了。

回到行宫，那个傀儡，我攥在手里多年的王牌，泪水涟涟地趴在我榻前，魏王，您要保重，没您不行。

我觉得更适合他的职业是组个乐队，去唱流行歌曲，而不是做皇帝。

我疲倦地挥了挥手，退下去吧。

这位汉朝的皇帝，高高在上的皇帝，万人敬仰的皇帝，就像条狗一样乖乖地爬了出去。

想起十岁那年，那次在涡河畅游。有条蟒蛇突然向人群袭来，人们惊慌着四处逃窜，我却跃身而起，骑在了它头顶。任由它左右摇摆，上下颠簸，我始终不曾放手，直至它屈服。

岸上一老叟，干瘪的嘴一张，露出满嘴露风的牙，开始胡诌：非池中物不可欺，蛟龙终有上天时。

袁绍怒眼圆睁，问：你说什么？

老叟一脸镇静，说：待得蛟龙上天日，缚之反将被其噬。

袁绍一把薅住他：能说句人话不？说着上去就是一拳，之后就看见那老叟一把捂住鼻子，开始以四十五度角仰头望天。

袁绍仍是不依不饶，举着铜锣似的拳头，晃，刚才还一副世外高人模样的老家伙，立马露出一脸谄谀的笑，满嘴的血，声音模糊：我瞎掰……我瞎掰的……

袁绍告诉我，他之所以如此自负，是因为这世上有太多无才却自以为是的家伙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装着礼贤下士，彬彬有礼。

后来我明白，袁绍那天之所以那样不绅士，是因为嫉妒。他嫉妒驯服蟒蛇的是我，而不是他。

多年以后，荀彧告诉我，龙也是可以掌控的，代价嘛，也就是些肉饼、肉汤罢了。后来，我做到了。而袁绍，他依旧一如既往地妒忌我。我知道，可我不在乎。

看着使者捎来的他的檄文，我轻蔑地将它扔到火炉里，心想：鸟蛋，你咬我？

| 2 |

用时下忧郁的修辞手法，可以这样说，我的童年一切都好，可是我却时常觉得不快乐。

爷爷虽然是高干，但是比寻常人少了点玩意，就是那点玩意，常常使我深感无地自容。

后来，我功成名就，常常受邀到各处去“莅临”。通常他们会请我讲两句，讲就讲吧。我这人一放松就没心没肺，没心没肺就胡扯，一扯常常扯到自己的出身。扯就扯吧，我知道，以我现在的地位，没有人胆敢再看不起我。

然而每次在书院时，总有一些好奇心太强的小朋友，抑制不住自己探索的欲望，问：你怎么可能有一个从小就做了太监的爷爷？

我尴尬地搓着手，感叹现在孩子的性教育真是与时俱进。一旁的书院院长在不停地咳嗽，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，依旧一脸的求知。

郭嘉这时总是适时地出现，说，小朋友，我们来玩老鹰抓小鸡的



游戏，好不好？

郭嘉死的时候只有三十八岁，当时我非常的伤心。

因为我知道，这么好的搭档，从此再也找不到。

比如说贾诩，他最在意的是抽身自保；而荀彧，在他眼里，我不过是实现理想的一个工具；至于荀攸，他又时常顾及他叔荀彧的感受；程昱有些时候又太过迂腐；崔琰又太过严肃；还有那个大嘴的许攸，阿瞒也是你叫的？想想我都来气。

小的时候，袁绍、张邈傲有着显赫的家族背景，见我总是唤跟班的一样“阿瞒阿瞒”地叫。我总是默默地忍受。

后来长大了些，人多的场合，我会较真地纠正他们：叫我曹操！

然而袁绍总是一副不屑的样子，操！什么曹？什么操？

我说，曹是曹操的曹，操是曹操的操，不是操你妈的操。

我还说，文明人是不该说脏话的。操！

其实我心里想说的是——袁绍，你这个小妾养的。

但是当时袁绍足足比我高出半个头，所以我就没敢说出口。

| 3 |

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，从你出生的那一刻起，好些事就早已注定了的不能公平。有些人生下来什么都不做就可以锦衣玉食，而有些人劳苦一生却从未吃过一顿饱饭。

年少的时候，我想过能否改变这些，后来我知道，这是不可能的。

十三岁那年的有一天，我正在钓鱼，袁绍跑来告诉我，刘志死了。当时我没有反应过来，只知道姓刘的都是大人物。可刘志是谁呢？我恍然，是桓帝，当今的皇上！

我吓得手里的鱼竿都掉到了地上，惊恐地望着袁绍，你不想活了吗？刘……你……你也敢……是你叫的吗？

何况能说“死”吗？应该说“驾崩”。

袁绍愣愣地看着我，一脸的揶揄，然后摇摇头就走了。

说真的，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，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，有一

天会和我扯上关系。

谁都知道，桓帝那活不灵，没有儿子。所以那些天里人们都在议论，皇帝的位子该传给谁。

我不关心那些事，以为那是大人的事，可没过几天，有个小孩就掺和到了这里。

那天，河间的刘宏被人请到了洛阳。袁绍跑过来告诉我，刘宏是被人请来做皇帝的。我不信，和袁绍一起跑过去看。

记得那天不是很热，刘宏从轿子上下来，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上汗，随后怯生生地看着围观的人们。我看他也不过和我差不多的年龄，还没我高呢，还一脸的苍蝇屎。想起他坐在至高无上的皇位上，怎么看怎么不像。

然而，第二天他就登了基，做了皇帝。

看着他面前乌压压跪了满地的高官元老，我在想，很小的时候，一直以为皇帝是多么的神秘且神圣，没想到竟然也这么容易，怎么能这么敷衍？怎么可以随便抓个人，说就是他了？

或许昨天他还和我一样在家里钓鱼呢，今天就当了皇帝。万人景仰，奉天承运，真龙天子。像吗？一脸的苍蝇屎！

我抽风似的比画着，故意装作嘴歪眼斜的模样，问身旁的袁绍说，看，是不是就是这样？

叔父这时恰好从对面走来，看我一脸的怪相，厉声问：阿瞒，做啥呢？

袁绍急忙答道：刚才还好的，突然就中了风。

我应声倒地，口吐白沫，不省人事。

叔父慌忙来扶我，被袁绍拦住，快去叫人，我来看着他。

叔父便急冲冲地去了。望着他的背影，我在想，父亲可能从此再也不会相信他，我可恨可怜的叔父。

二十岁之前，我一直在迷惑中度过。

迷惑的时候，我就去遛狗、钓鱼、打弹珠、掏鸟窝……

通常做完这些，一天竟然还没有过完，然后就接着迷惑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碰到桥玄。

那天，我在野外拿着弹弓正瞄准一只鸟，刚想出手，有一头驴趾高气扬地走过来，惊飞了鸟儿。我有些生气，顺便将那一弹珠打在了驴腿上。

那驴没有惊，反而气定神闲地扭头看看我。我有些惊愕，随即发现驴身上还坐着一个人，一个和那头驴一样瘦的老头。

那个老头就是桥玄。

他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：镇定。还有他的那头驴，一弹珠下去愣是没动，真是镇定。

镇定的桥玄缓慢地下了驴，缓缓走到我跟前，我以为他会怪责我为什么要打他的驴，谁知道他的第一句话竟是：有水吗？我和驴都要渴死了。

原来竟是渴的，我说怎么会那么镇定。

我解下身上的水袋扔给他，心想这老头可够可怜的，还有那头驴，瘦得可怜。

或许是看出了我的轻蔑，他自言自语说着，不要小看我，我也是有身份的人，我做官的，很大的官，做了一辈子。

我哈哈大笑，是吗？

我叫桥玄。那老头说。

我的笑声戛然而止，随即觉得眼窝发热，我摸一把，湿的，可能是刚才笑得过激了。

桥玄愣愣地看着我，世人都说我是好官，所经之处，人人趋之若鹜，然而能哭成你这样的，还是第一个。

桥玄说完，我就真哭了。

我在想，人，怎么能迂腐到这种程度？